

绿·残·红·荣·萎·于·花

LUCHANHONGYESHENGYUHUA

陈黔生 / 著



贵州教育出版社

绿残红叶胜于花

陈黔生 著

贵州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绿残红叶胜于花/陈黔生著. —贵阳:贵州教育出版社, 2006. 3

ISBN 7-80650-642-X

I. 绿… II. 陈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教育学—文集 IV. ①I267.1②G40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6150 号

绿残红叶胜于花

陈黔生 著

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
贵州教育出版社
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(邮编 550004)
印 刷 贵州中科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
印张字数 10.875 印张 270 千字
版次印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7-80650-642-X/G·376 定价:25.00 元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厂址:贵阳市仙鹤路 50 号 电话:5608845 邮编:550001

植根于黔中文化的沃土

（代序）

陈海峰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地域文化对人的影响总是根深蒂固的，无论你是力图去张扬还是叛逆。地处西南的贵州本土文化，首推黔中文化。位于贵州中部的安顺，历史使她拥有一个吉祥、美好的名字，不仅因为这里是世界著名的黄果树大瀑布的故乡，而且还因为她是日益为世人关注的黔中文化的发祥地。黔中文化熏陶着人们，养育着一批又一批对文化对生活深有感悟的读书人、文化人，而人们对深邃的精神文化的情有独钟、不懈追求，又传承、丰富和发展着博大精深的黔中文化。生于斯长于斯的陈黔生，便是执著其中、乐此不疲的一位黔中文化人。

安顺素有“黔之腹、滇之喉、蜀粤之唇齿”的称谓，属于古代夜郎国的主要区域，是贵州历史上开发最早的地方，一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。享有“东方第一染”美誉的蜡染艺术最早出现在安顺，当地出土的宋代制作的彩色蜡染已有两千多年历史。史书记载安顺乃“边鄙之都会”，明清时期“商业之盛，甲于全省”，“土洋杂陈，商业勃兴”，“贾人云集，远胜贵阳”，一直是贵州的政治、经济、军

事、文化重镇。明朝洪武年间,当时的中央政权决定“调北征南”,派出占五分之一军力的三十万大军进入安顺。站稳脚跟后,接着又从江(苏)淮(安徽)一带组织以商家、农家子弟为主的数十万移民进入安顺实行屯田制度,史称“调北填南”,展开了历史上第一次“西部大开发”,并因此形成流传至今、世界罕见的安顺屯堡文化。江南文化同安顺土著文化结合而形成的屯堡文化,传递出历史与现代交融的声音,展示着大雅大俗独具魅力的多维画面,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内外目光。在这里徜徉欣赏,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长江文化、江南文化向西南转移的悠久历史。

安顺人在贵州这片土地上最早将中原文化与土著文明相融会,所以其文化特征既是封闭型的又是开放型的,既是山地型的又是混合型的。中原儒家文化对贵州的影响首先是以此为区域,当年的王阳明悟道讲学,也正是始于黔中。这种文化的多元性,源于安顺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汉唐以来中央政权的影响。厚重的历史传承,奇转的喀斯特地貌,诸多的民族结构,孕育了独特的、个性鲜明凸显的黔中文化。我们看到,体现着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、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、勤谨睿智的创新精神的黔中文化,正在从韵味绵长的神秘远古氛围中走出来,走向开放,走向现代,还将走向未来。

穿越时空隧道看发展,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点上寻求文化的创新与超越,是执著于精神文化家园建设者的自觉选择。黔生的创作,植根于黔中文化的沃土,对内心激情的阐发中自然流露出一种乡土气息。阅历即财富,四十多年的职业经历,成全了他的文化情绪精神偏好,积数十年对生活的体验认知,对精神家园的一往情深,在他的作品中又自然流露出一种淡定从容、一种诗意和哲理,更难得的是字里行间不乏激情涌流而又包容豁达。一种吸



引力感染力就此释放开来。

在这本集子中,有的作品读起来看似闲云野鹤般的超脱,其实是作者心血的凝练。虽没有“两句三年得,一吟双泪流”,却也是经过认真思索反复推敲所得,一种责任感蕴涵其间;有的作品则紧密联系实际,有感而发,活力洋溢,具有“这一个”的张力和魅力,是作者对人性、对社会、对自然直书胸臆的独家之见,赤子情怀,内涵丰富,耐人寻味。惟有对优秀文化的崇尚,对黔中文化的青睐,对文学艺术和生活的深沉挚爱,才会不断地上下求索,筚路蓝缕,深入浅出,力图使自己的创作富于个性趋于完美,并与时代发展的历史文脉相契合。作者经多年历练,逐步学养深湛,视野开阔,既是得益于黔中文化的熏陶,又没有使自己的文字局限于一时一地,而是深切关注时代的发展、社会的运行,字里行间透出一种大气。这一点对于反哺家乡的文化建设,表达出绿叶对根的情谊,无疑是非常有益的。

对一本书的价值判断当然会因人而异,见仁见智而各有千秋。知识的涓涓细流汇集成文化的浩瀚江海。对每一本书的阅读,吉光片羽有所得就能使人欣慰。任何为先进文化倾尽心力的虔诚,都值得推崇。

2006年1月于安顺金钟山南麓

目 录

- 1——植根于黔中文化的沃土(代序)
- 1——还记得·一
- 3——还记得·二
- 5——还记得·三
- 7——还记得·四
- 9——去贵州大学读书·一
- 12——去贵州大学读书·二
- 15——去贵州大学读书·三
- 18——去贵州大学读书·四
- 21——去贵州大学读书·五
- 24——去小寨劳动锻炼·一
- 26——去小寨劳动锻炼·二
- 28——去小寨劳动锻炼·三
- 30——去小寨劳动锻炼·四
- 32——《去小寨劳动锻炼》后记
- 33——《去晴隆参加四清运动》前言
- 34——去晴隆参加四清运动·一
- 38——去晴隆参加四清运动·二
- 41——去晴隆参加四清运动·三
- 45——去晴隆参加四清运动·四



- 48————感悟人生
——阳光灿烂
- 50————感悟人生
——乍暖还寒
- 53————感悟人生
——肩负“重任”
- 57————感悟人生
——占山为“王”
- 61————感悟人生
——不了了之
- 64————感悟人生
——痴心不改
- 67————感悟人生
——做点好事
- 70————感悟人生
——诱惑难挡
- 73————《感悟人生》后记
- 74————情系夜郎
- 76————领导谈领导
- 79————学院生活素描
- 81————京城无处不飞花
- 83————帅府与帅府大酒楼
- 86————旅大抒怀
- 89————“一鸣惊人”话烟台
- 92————遗德

- 96—————各有各的活法
————访欧漫笔之一
- 99—————各有各的活法
————访欧漫笔之二
- 102—————各有各的活法
————访欧漫笔之三
- 105—————各有各的活法
————访欧漫笔之四
- 108—————各有各的活法
————访欧漫笔之五
- 111—————各有各的活法
————访欧漫笔之六
- 113—————各有各的活法
————访欧漫笔之后记
- 116—————话说安顺茶叶
- 119—————再说安顺茶叶
- 122—————三说安顺茶叶
- 123—————安顺的文化与文化的安顺
- 125—————与晚报同行
- 127—————“遗产”保护与旅游开发
- 130—————再谈“遗产”保护与旅游开发
- 135—————三谈“遗产”保护与旅游开发
- 137—————文化与市场
- 172—————旅游与文化
- 187————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

- 197——对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几点认识
- 203——坚定不移地推进从“人治”到“法治”的转变
- 208——行使人大“四项职权”的实践与探索
- 225——统战对象必须学好统战理论
- 233——贩卖血的教训
——德国十一月革命的终结
- 242——先锋 桥梁 骨干
——论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
- 254——“自固”与“讲和”
——试析皇太极的对明方略
- 265——“开源”与“绝流”
——隋代昌盛而短命原由探微
- 277——历史的启示
——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思考
- 286——从胜利走向胜利
——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五周年
- 302——国情与青年
- 313——重温《讲话》的启示
- 315——琐议百回《水浒》结局的悲剧特色
- 320——不是大山的报复，而是历史的警钟！
——中篇小说《在故乡的密林中》读后
- 324——纵横组合、灵感思维——文学形象
- 332——用当代意识来观照我们古老的土地
——论歌词创作领域的开拓
- 336——后 记



还记得 · 一

不能在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，写它干什么！

——题记

在城南小学读书时，安顺不声不响地解放了。那时我九岁，到安顺才两年多。

入城的解放军战士们，垫着方方正正的背包，神情自若，仿佛不曾经历战争的洗礼，端坐在大十字钟鼓楼门洞里的石墙下，大概是“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”的节拍整齐的歌声，不时从门洞里飘出吸引了我。我先是向门洞里探头探脑，继而若无其事地从解放军叔叔们的面前走过。有鞭炮声，看热闹的人不少。

十岁，脖子系上鲜艳的红领巾。以后，每逢“八一”，总要到北门145团驻地慰问解放军。不知为什么，我总是得到上台朗诵慰问信的殊荣，据儿时的朋友说，那慰问信还是我写的哩。我却至今还认定，是老师写好、并反复调教之后才让我去念的。诵毕，那巴掌声拍得心里簸起来，我一溜烟跑下台，立即被叔叔们的大手抱起，抛得老高老高。

至于功课，似乎不记得什么了。语文老师在课本以外选讲的《野草》、《荷塘月色》还依稀记得几句那淡淡的令人费解的情，伴我到如今。只有无天野坝的玩耍，打毛桃儿吃、钓鱼、到鸽贩子彭老者家看鸽子，至今还记忆犹新。入夏，上学之前，放学之后，把草鞋或者是布底、布帮包着皮头的鞋，脱下来拴在书包带上，打着赤脚，奔忙于南门大桥、支家扁岩、三板桥、干河、大龙潭之间。在这些地



方“洗澡”总是光着屁股，记不起是不是有人穿着像现在这样的游泳裤；女生是不敢光顾这种地方的，偶尔也有几个大人像河马那样泡在水里，穿着白土布做的裤筒硕大无比的短裤，眯着眼认真地表情严肃地搓着胸脯和其他部位。我们旁若无人地躺在太阳光下，正反两面轮流晒烤，然后再跳入水里，谁脱皮的次数最多，谁黑得油光水滑，会受到尊重的，如果当时知道黑种人有如此之黑，我们会羡慕得要死的。有一次，从大龙潭里钻出来，爬到岩上发现衣裤全不见了。大家正为光着屁股怎样回家以及回家之后的皮肉之苦焦愁之际，语文老师笑咪咪地捧着一大堆衣裤从岩石后面走出来，她没有说什么。那时她大概三十多岁，瘦小的身材，架着神秘的银丝眼镜，是我的班主任。

是不是在长辈箴片的威逼之下，背过明代画家文嘉的“明日何其多”，“今日何其少”，我苦苦回忆了很久。如果背过诸如此类的诗句，今天是可以引以为荣的。南宋名将文天祥的名句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？留取丹心照汗青！”也许是儿时就记得的。那时已经有了卓娅和舒拉的小花书。

（注：城南小学现西秀区一小）

（1988）

还记得·二

那个冬天，好冷好冷哟！

——题记

一场柔柔的雪，把我带进了六十有五年的年岁。

暂短而漫长的岁月，使许许多多往事从记忆中变得模模糊糊，有的甚至消逝得无影无踪，而遥远的童年趣事，却渐渐鲜活起来。

大约是在城南小学（现西秀区一小）读五年级的时候。这一年的冬天好冷好冷哟，阴阴的天，连绵不断地下着毛毛雨，冷飕飕的风总是呜呜地叫着，道路上房顶上均匀地敷着一层薄薄的亮闪闪的“桐油凝”。同学们把手交叉着捂在油筒里，缩着脖子，小心翼翼地走在上学路上，不时有人一个趔趄，或四脚朝天，或五体投地，这时总会引来一阵哄然大笑。家境好些的同学，头戴耷耳棉布帽，脚踏钉子棉鞋，手拎烘笼，他们昂首挺胸，走起来神气活现，稳稳当当。这烘笼是用竹子编的，里面的烧制的小火盆（形似小砂锅）燃着青冈炭火，进教室后就放在课桌下取暖。一个班的同学中，也就十来个能拎着烘笼来上学的。教室是盖着小青瓦的平房，瓦下没有望板，抬头就能看见一条条瓦沟，一缕缕光亮从瓦的缝隙中穿进来，一丝丝寒风也就随着这些光亮溜进来；前后的屋山头是小青砖砌的，左右是木板墙木窗棂；窗子虽然糊了白纸，但被同学们用手指蘸着口水戳了许多圆圆的小洞，随着窗子上白纸的瑟瑟抖动，寒风毫不留情地溜将进来。

那一节上的是语文欣赏课吧。清瘦素雅三十开外的女老

师——余老师，正抑扬顿挫地用流利的国语（普通话）朗读着鲁迅先生的《祝福》，虽然这篇文章的主题对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来说太深奥了些，但那引人入胜令人辛酸的故事还是深深地吸引了我们。虽然“天色愈阴暗了，下午竟下起雪来，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，满天飞舞，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，将鲁镇乱成一团。”这文中的寒意，加上从青瓦的缝隙和窗纸圆圆的小洞溜将进来的冷风，使教室里显得越发寒冷。但余老师的朗读魅力和大师的绝唱描绘，使那为了驱寒的有节奏的跺足声渐渐小了下来。余老师戴着镶着银边的眼镜，唱读到悲切之处，镜片后的大眼睛里闪着莹莹泪花……同学们聚精会神地欣赏着，忘却了令人窒息的寒冷，教室里静极了，仿佛能听见自己的心在怦怦跳动。

突然，“砰”的一声闷响，只见炭灰从一个同学的烘笼中喷出，顿时烟尘弥漫，伴着些微微的火药味，喊声、尖叫声将教室“乱成一团”，余老师被吓呆了，拿着书的左手，正在向上挥动的右手，被定格在那里一动不动。但这仅仅是两秒钟，她大喊一声“趴下！”，扔掉手中的书向烘笼爆炸的那位同学奔去。

烘笼爆炸的这位男生叫宣于景堂，他的同桌是位叫傅亚兰的女生。宣于不知在什么地方捡得一只小圆筒，总想弄开来看看里面到底装着什么东西，于是放在烘笼的炭火上烘烤，听课听得入了神，竟然忘了这火上的圆筒……殊不知这是一只雷管！

有惊无险，这是一只小雷管。宣于的手被炸破了皮，傅亚兰的眼睛里喷进了炭灰。余老师送宣于到医院清洗包扎后，几天就好啦！

小学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宣于同学了，你在何方？《祝福》中“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，接着一声钝响，是送灶的爆竹；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，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，空气里已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。”和你的“雷管爆事件”相映成趣的故事，你还记得吗？

（2002）



还记得·三

是幸运还是不幸，一时是很难说清楚的。

——题记

居然没有考上初中！

那个脖子上系着红领巾被解放军叔叔抛得高高的孩子，那个在南门大桥光着屁股可以游很漂亮的“云南澡”的孩子……

没有谁谈论这件事。想不起我失宠之后是个什么样儿，只是不再无天野坝了。要是像现在这样，交十元钱就能查分，该多好啊。

约了三个好朋友——和我一样没有考上初中的难兄难弟，到贵阳找书读。

背着备用的草鞋，风餐露宿，走了四个整天。到了省城之后才发现，我们谁也不清楚该去找谁。第六天，忍耐着极度疲乏和饥饿走向安顺。花了几天时间？从何得到那一日必不可少的吃喝？沿途乞讨没有？实在记不起来了。这是1952年的事。那田园，那一路穿着古朴的农家人，那清清平平的世道，那悠闲自得神情自若的黄牛、水牛，却是永远难以忘怀的。

书还是要读的，1953年我去了郎岱中学。从安顺乘马轿车投宿黄果树，第一次消受月夜飞瀑的美景。店子紧傍着瀑布，瀑声、水雾透过修长的密密的竹林，像锤、像暴雨，全冲着我的小小的心来。第二天天麻麻亮，换乘驮子马，在山巅、在谷地、在密林穿行。赶马人穿的是青布对襟短衫，头上用长长的白布缠起套头，光脚板



若无其事地踩在碎石、荆棘丛生的无所谓路的小径上，令人羡慕不已、惊讶不已。几十里崎岖的路上，没有听见他们说过一句话，只是偶尔发出一、两声毫无感情色彩的吆喝。他们太累了么？却又显得轻松。

我在郎岱中学成了少有的优等生，这并不妨碍我去钓鱼、去爬几丈高的大树抓雏鹰。还给贵州《学联通讯》寄去一首讽刺诗，痛斥抄袭别人作业的同学，很快就登出来，这时我似乎长高了一些。至今我还在想，为什么那么小就学会了骂人。那时也不懂把自己的“处女作”保存起来。

伙食很便宜，每月四元，一日三餐，那红油汪起的菜豆腐，那大片糊满油辣子的回锅肉，那硬且香的糙米饭，那厨师的慷慨，也许会向往一辈子的。

1954年我以优异的成绩，而且还发表过作品，受到一位老校长的青睐，转学到安顺一中。

(1988)

还记得·四

想说真话,但不说违心的话太难啦。

——题记

至今还挺立在安顺一中操场上的慈祥的大槐树,是那一段红火而沉重的生活的见证。

不知不觉轻而易举地就升入了高中。似乎未经什么考验,解下系在脖子上鲜艳的红领巾还不到一年,胸前就别上了金光闪闪的团徽。

大槐树下同学们引以为骄傲的当时还极少有的水泥球场周围,总聚着接下队打小皮包(小皮球)的男生们,球架下是上场前小心脱下排放整齐的草鞋、布底鞋以及偶尔出现的一两双球鞋。穿着鞋打球,太奢侈了!也有个别殷实人家子弟,在腾空投篮的一瞬间,把穿着雪白球鞋的脚用力向上翘一下。这举动犹如今天的“牛仔”摸出“希尔顿”一般。

那红火的日子啊!一位为同学们崇拜的老师突然悄悄地在校园消失。师生们到处去锻炼劳动,到牛蹄关割谷,跳进齐腰深的贯城河里双手捧出臭气熏天的污泥,一连几天去虹山水库工地推翻斗车,到大西桥采春茶行至七眼桥就被冰雹截住,步行到山京农场铲草皮、种旱稻,摸黑到轿子山挑煤,在北门外挖田埂找铁矿石……终于学校里建起了小高炉、鸡窝炉。我日夜不停地拉风箱,食堂里灯火通明,任何时候都能拿到不收钱粮的罐罐饭。一天,一位领导突然光临,宣布因炼不出钢铁给一中插上白旗,全体师生神情

